

侗人丛书

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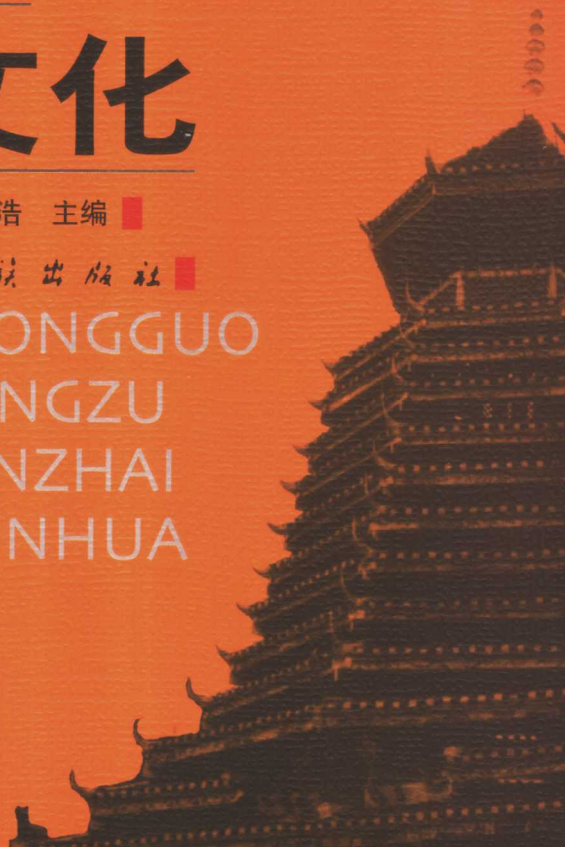


侗族 村寨 文化

■ 吴 浩 主编 ■

■ 民族出版社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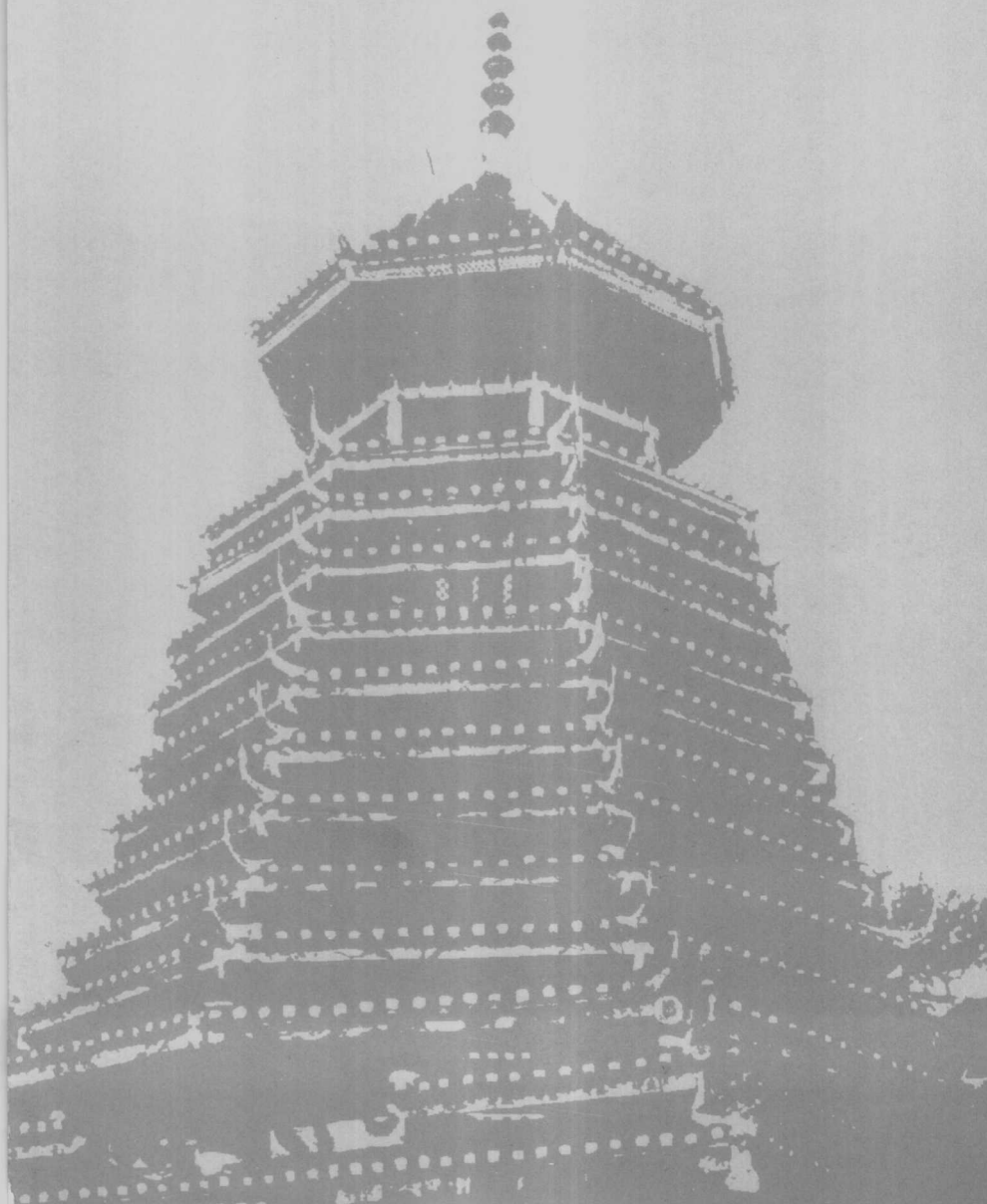
ZHONGGUO
DONGZU
CUNZHAI
WENHUA



中国侗族村寨文化

● 吴 浩 主编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侗族村寨文化/吴浩主编.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4.10
(侗人丛书)
ISBN 7-105-06619-9

I. 中... II. 吴... III. 侗族—民族文化—
调查研究—中国 IV. K28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09252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http://www.e56.com.cn>

民族出版社微机照排 迪鑫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6 字数: 400 千字

印数: 0001—2000 册 定价: 38.0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文编辑二室电话: 64228001; 发行部电话: 64211734)



高定村一角



平等寨鼓楼



龙坪风雨桥



圣母祠

肇兴侗寨鼓楼



竹坪大歌队





织侗布



六团侗锦

序言·侗人文化的根基

邓敏文

作为一个长期从事侗族文学及相关文化研究的侗族学者，每每提起“侗族文化”，我都有一种若即若离、扑朔迷离的感觉。许多国际友人或兄弟民族学者常常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请您说说你们的侗族文化。每每遇到此类问题，我都感到难于应对，不知从何说起。现在好了，假如有人再次提起这类问题，我就会毫不犹豫地向他建议：请您读读吴浩主编的《中国侗族村寨文化》。

是的，以往谈论侗族文化的文章和著作不少，包括我的文章和著作在内。我不能否认这些文章和著作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但总有一种空泛居多、具体甚少、零零碎碎的感觉。1993年，我曾在《中国文化报》上发表过一篇题为《侗族文化三样宝：鼓楼、大歌、风雨桥》的文章。可以说这“三样宝”的确是侗族文化的优秀代表，但并不能代表所有的侗族文化，何况“代表”与“群体”之间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正如“张三”并不能完全代表“李四”，“李四”也不能完全代表“王五”。只有全面地认识“张三”、“李四”和“王五”等个体，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人类”的深刻含义。

什么是文化？古今中外的答案成百上千，成千上万，可谓五花八门。但万变不离其宗，一切答案都离不开一个“人”字。可以说，一切文化都是人的文化，没有人便没有文化。所谓文化史，其实就是人的历史，就是人的自我认识、自我改造的历史。

序言·侗人文化的根基

就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历史。

有人将“文化”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概念，虽然不无道理，但其界限何在？分水岭在什么地方？很难说得清楚。在传统侗族人的眼里，“文化”是指书本知识，确切些讲，是指汉文知识。他们认为：不识汉文，便没有文化；懂得汉文，才算有了文化。所以，他们拼命让自己的子女读书，学习汉文，希望他们成为有文化的人。这样一来，侗族似乎没有自己的文化了，因为侗族在历史上没有自己的文字。这种认识显然是狭隘的，或者说，传统的“侗族文化论”是“狭义文化论”。

今天，我们所说的侗族文化是指侗族人的文化，包括侗族人自我认识、自我改造、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全部内容，是属于广义文化的范畴。

侗族人在历史上确实没有本民族的文字，但他们有自己的歌谣、故事、款词、戏剧、鼓楼、花桥以及各种各样的风俗习惯等等，这就是文化，是侗族人自己创造、自己传承、自己喜爱的文化，是真正的侗族文化。这些文化都是在侗族村寨中创造、培育出来的，也是在侗族村寨中传承、发展起来的，所以，我们将侗族村寨视为侗人文化的根基。

“村寨”侗语称 senl xaih。senl 是“村”的变音，xaih 是“寨”的变音，它们可能同源，也可能是侗汉文化交流的结果，其来源已经十分久远。在侗族人的观念中，“村”比“寨”涵盖的地域要广一些，“村”可以包括若干个寨，如“竹坪村”就包括“寨老”、“寨母”、“寨间”、“边湍”、“德大”、“变演”六个自然寨。“村”一般被当作行政单位看待，而“寨”一般是作为经济和文化单元出现的。直至今日，侗族地区的经济文化活动仍保持着“寨”的共性，如山林、田地、河段等都是按寨划分归属的，修路、建桥、建鼓楼、盖学校等也是以寨为单位建造的，戏班、歌队、芦笙队多半也是按寨进行组合的。由此可知，“寨”

是“村”的基础，“村”是由“寨”发展演变或组合而成。

在古代人的心目中，“寨”是一种用于防卫的栅栏或营垒，也写作“砦”或“柴”。鼓楼是侗寨的标志建筑，今贵州省黎平县岩洞镇述洞村有一座独柱鼓楼，从字型上看，“寨”字很像这座造型独特的独柱鼓楼，上面是楼顶，下面是立柱，中间是横竖交错的楼层及飞檐。

今日侗族主要分布在贵州、湖南、广西三省区毗邻地区，人口近300万。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侗族是古代越人的后裔。古代越人大多分布在今珠江流域及长江中下游地区，以种植水稻为主业。侗族正好分布在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的结合部位，也是古代楚越文化的交界地区。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派五路大军南开百越，其中“一军塞镡城之岭”（《淮南子·人间训》）。这“镡城之岭”正位于今日湘西南侗族聚居区内。今日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县溪镇古称“罗蒙砦”，宋代崇宁元年（1102）于此置“罗蒙县”。“罗”可能是“骆”的异写，“蒙”可能是“氓”的异写，“砦”就是“寨”的异体字。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侗族来源于古代越人的“骆越”支系，今日侗族聚居区内的确有许多与“骆”（或写作“罗”、“落”、“洛”、“乐”等）有关的地名，如从江县的“八洛”、“洛香”，榕江县的“罗里”以及黎平县竹坪村的“骆坡”、“骆墓”等等。如今的侗族语言，仍称“人”为“蒙”（mengx），如“一个人”称Il mengx nyenc，“大人”称mengx laox等。古汉语“蒙”与“氓”通，都读作“萌”（meng 阳平声），都是指“流亡之民”或“草野之民”，如《诗经·卫风·氓》：“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唐代著名诗人柳宗元将生活于柳州一带的土著居民称为“柳州峒氓”（《柳州峒氓》诗）。在侗族古歌中也有“从前我们做大款，头在古州，尾在柳州”的说法。由此可知：位于今日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境内的古代“罗蒙砦”就是“骆氓寨”的异写，其含

义就是“骆人寨”，就是今日侗族祖先居住的地方。

从村寨结构和文化特质上看，古老的侗寨也具有防卫性军事营垒的功能。如寨中鼓楼是全寨的信息中心和议事中心，具有“指挥部”的性质，凡遇大事，都要敲响置于鼓楼顶上的牛皮大鼓，以便聚众商讨或紧急应对。寨子周围一般都有寨门、围墙、栅栏或荆棘，生人一般不许随便出入，起到防卫性的作用。每逢重大节日或贵宾来访，侗族人都要在寨门设置路障并唱“拦路歌”进行盘问。这种迎宾仪式很可能是古代设置关隘并对外人进行严格盘查而遗留下来的一种风俗。凡此种种，都说明侗寨来源于古代防卫性的军事营垒。

侗族人自称为“宁更”(nyenc gaeml)，其本意是“遮掩之人”、“拦阻之人”或“隐匿之人”。这样的自称与侗族人所居的地理位置(楚越边界及镡城之岭)和历史遭遇(到处躲藏)也是相吻合的。汉文古籍多称侗族的祖先为“洞蛮”、“洞氓”、“洞人”、“峒人”或“溪洞之民”。“洞”或“峒”可能是用汉字记录古代越人的语言，其本意就是指“一块土地”或“一片地方”，如今的侗族语言仍称之为“洞”(dongv)，如 Il dongv yav(一块田)，Il dongv senl(一片村寨)等等。到了唐宋时期，“洞”才被官方确认为一种行政单位，如“六洞”、“九洞”、“十洞”、“九溪十八洞”等。

侗族村寨一般都依山傍水，村前是清澈的河流或者溪流，村后是茂密的树林或者竹林。这与侗族人的经济生活密切相关，因为侗族是一个以种植水稻为主业的民族，所以，他们离不开水，离不开田。侗族又是一个喜居木楼的民族，所以，他们离不开山，离不开树。这种经济生活和居住环境，又铸就了侗族村寨文化的其他特点。如：侗族村寨的传统建筑多用杉木建造，其中有高耸入云的鼓楼，那是全寨最雄伟的公共建筑，它既是侗族村寨的标志，也是侗族文化的集中体现。鼓楼周围是鳞次栉比的吊脚木楼，一般三层，是侗族人日常生活的重要场所，男女青年行歌

坐夜一般都在这样的木楼里进行。村寨里面各家各户房前屋后都有鱼塘，既可养鱼，又可防火，还可洗衣洗菜，显示出水性民族的特有情趣。村寨内部或村寨之间的道路多用青石板或鹅卵石镶嵌而成。村口一般建有寨门，河上建有风雨桥或石板桥，这些都显示出侗族人热心公益事业的特点。

侗族喜欢聚族而居，一般是一个房族共住一个村寨。即便一个村寨住有多个房族，也多半是分片居住。所谓“房族”，就是以父系血缘为纽带的氏族群体，侗语称“补拉”（bux lagx 父子）。“补拉”观念在侗族传统文化中十分重要，婚丧嫁娶、财产继承、迎宾待客、修桥补路、社会组织、娱乐活动等等，大多以“补拉”为单位进行。由此可知，侗族的传统文化实际上是原始氏族文化的遗存，具有血缘文化的特质。

由于地理、历史等方面的原因，各地侗族村寨文化也有明显的差异。一般说来，处于湄水沿岸、清水江流域（属长江水系）的北部侗族地区，包括今贵州天柱、锦屏、三穗、剑河、玉屏、镇远等县，湖南新晃、芷江、靖州、会同等县因接触中原汉族文化的时间较早，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速度较快，一些古代流传下来的传统文化已经或正在消失，如鼓楼、风雨桥、大歌、踩歌堂、侗戏、行歌坐夜等传统风物或风俗习惯已经遗存不多，而这些地区的民居建筑、楼堂寺观、玩山赶坳、碑记铭文、文人诗词等又显示出自己的独特风采和文明程度。与此相反，处于都柳江沿岸（属珠江水系）的南部侗族地区，包括今贵州黎平、榕江、从江，湖南通道，广西三江、龙胜、融水等县因山川阻隔，交通不便，接触中原汉族文化的时间相对较晚，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相对缓慢，所以原始文化遗存相对多些。即便在同一区域之内，因交通条件、经济状况、内部追求、外界影响等方面的差异，其村寨文化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

侗族村寨，包括它所属的田地、山林、河段等等，是侗族人

生产、生活的根据地，也是侗族人创造和保存本民族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重要场所。要了解侗族文化，必须对侗族村寨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由吴浩主编的这本《中国侗族村寨文化》就是基于这样一种思考策划并编著而成。

侗族分布于黔、湘、桂、鄂二十多个县市，侗族村寨成千上万，各村有各村的特点，各寨有各寨的风俗，如何调查？如何研究？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难题。即便是同一个村寨，其地域之广、人户之众、文物之多、历史之久也很难一一调查清楚，如何梳理？如何表述？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又一道难题。

本书不可能将所有的侗族村寨文化介绍给读者，只能从中选取一些编著者个人认为较精彩或较有特色的“样品”展示在读者的眼前。又由于编著者的能力所限，在“选点”工作上不能尽如人意，所以，本书也难免会出现地域上的失衡。如反映南部侗区村寨文化的内容较多，而反映北部侗区村寨文化的内容较少。之所以出现这种“地域失衡”的现象，除客观原因之外，也许编著者还有主观上的考虑，那就是对即将消失或迅速演变的传统文化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更多的记载和更多的介绍，因为文化是一种不可重复的人类活动及其劳动成果，再过十年二十年或更长时间，今天我们能见到的侗族文化也许再也见不到了。已经失去了的文化不可能再生，也不可能弥补，如果我们能将遗存的部分尽可能多地记载下来，保存下来，对读者、对后人都是独特的奉献。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侗族村寨文化》又有记录和保存历史的深刻含义。

历史是复杂多变的，任何人都无法将它全面、准确地记录下来，我们只能尽力而为，能记多少就记多少，余下的部分将留给他人或后人继续补充。通过大家的不断努力，侗族文明史一定会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厚重。

2002年1月于北京

《中国侗族村寨文化》编委会

顾问	莫虚光	冼光位	杨志一	
主任	粟永华			
委员	吴浩	邓敏文	胡敏	黄钟警
策划	邓敏文			
主编	吴浩			
副主编	黄钟警			
撰稿人	吴浩	邓敏文	陆德高	杨光杰
	陆坤贤	张勇	吴万源	

目 录

序 言·侗人文化的根基 邓敏文	/ 1
-----------------	-----

典型村寨文化史实

● 黄龙流连的山乡——竹坪村	3
----------------------	---

黄龙山下一侗寨	/ 3
竹坪人的祖先	/ 4
分姓开亲	/ 16
人名的变迁	/ 22
以破天荒	/ 25

目

录

盛产教师之地	/28
教授之梦	/28
巍巍华楼	/30
悠悠石板桥	/32
汪汪大池塘	/37
清清水井	/41
神秘的摆肇山	/42
骆墓之谜	/44
有款无官	/45
文艺队的女性化倾向	/48
新的历史	/55

● 雄伟的鼓楼群落——肇兴寨 59

千家肇洞	/59
雄伟的鼓楼群落	/60
精巧的风雨桥	/61
神奇的铁链与铜鼓	/62
迎宾送客一寨门	/63
历代碑文录	/64
肇兴的风情习俗	/68
关于“萨岁”的传说	/81
侗歌大师陆大用	/92
义军首领陆大汉	/94
孝顺媳妇婢桃	/105

● 仙鹤飞落的地方——高定村 108

定居	融合	发展	/109
建筑	道路	水井	/122
婚恋	丧葬	节庆	/124
饮食	服饰	礼仪	/145
组织	信仰	禁忌	/161
语言	文字	教育	/183
歌谣	故事	戏曲	/187

● 珠郎娘梅的故乡——车江寨 201

三宝侗乡第一寨	/201
杨氏始祖梧州来	/207
古州柳州起大款	/212
榕江西瓜打品牌	/214
侗语汉语兼相用	/217
自古至今祀萨神	/218
月月有节月月过	/220
私奔反抗姑表婚	/222
丧葬沿袭古习俗	/225
拦路迎宾行大礼	/226
服饰饮食有变异	/228
车寨最早出举人	/229
神药两用除病魔	/233